

板凳深夜给义父打酒时碰到激烈枪战 ①



王峻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板凳”是上海滩一个杂耍班小人物，心无信仰，胸无热血。板凳的大师兄常墩子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惨遭敌人杀害。临终前，常墩子将一个流浪儿红儿托付给板凳，板凳便由此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险途。坚守对大师兄承诺的板凳在危难中宁可坐大牢也要守护红儿。狱中，真正的共产党人临危不惧、临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感染了板凳，他渐渐变得不再被动地逃亡，而是决定主动反击。最终板凳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以其独特的行为方式，演绎了英雄般的壮举。

热门影视

板凳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穷凶极恶，坏事做绝，所以老天爷才会惩罚自己，要在电闪雷鸣的深夜里出门给义父打酒。如果光是雷声也就罢了，但还有比雷声更响的枪声，甚至子弹入肉的声音——这声音极有层次感，穿过衣料、皮肤、血肉、骨髓，最终演变成一声惨叫。

板凳一向以自己的耳力自豪。他在杂耍班里长大，八岁开始参加各种演出，在台上担任重要角色。这角色名为：活靶子。身为一个活靶子，耳力自然惊人。飞刀和神鞭破空而来，虽然眼睛被布条绑住，但他也能清晰地“看”见它们飞向自己，紧贴自己的皮肤，落到木板上发出一声脆响。

这世界怎么了？这条路不是大伙儿每天经过的么？为何人都横七竖八躺地上了？这“鼎香面馆”不该飘出热腾腾的牛肉面的香味么？为何自己用力屏气，还有火药和血腥味儿跑进鼻孔？即使外面已经变成地狱，板凳也不会感到惊讶。可他万万没想到，看到的居然是——美女！黑衣、浓妆、长发散乱，礼帽落在一边。几个黑衣人护着她，个个模样狼狽。

这美女显然不是什么温柔淑女，她一脸凶相，闪亮的枪筒指着面馆的窗口，闪亮的皮靴踢了一脚旁边的尸体，抬高声音喊道：“谁往后退，他就是榜样！黄老板说了，谁放跑共党，吃不了兜着走！都他妈给我冲！”板凳被她凌厉的眼神吓得一激灵，赶紧缩回树后，枪声又噼噼啪啪响了起来。美女是阿芳——上海青帮的小头目。

板凳的两条腿都在颤抖，靠着树干慢慢坐到地上，摸索着酒壶打算灌上一口。谁知刚举到嘴边，便是一声近在咫尺的巨响！手掌瞬间疼得像要爆开，酒水流得浑身都是，那铁壶居然被流弹打了个洞！板凳拼命将一声惨叫咽回肚中，扔了酒壶，抱着痛手滚倒在

地，“我不是共党啊……干吗打我啊……死了……死……了……”他闭上眼，半张着嘴，好像真的死了。

这时一辆单车从远方疾冲而来，从板凳身边掠过，冲进枪弹中去了。死在地上的板凳听到这单车声，立刻就还了魂。不需要凭借耳力就能听出，这是他最熟悉的单车声。——是二师兄！

唐雪梅深夜来到鼎香面馆，可不是为了尝一碗远近闻名的牛肉面，而是要接自己的宝贝女儿——红儿。唐雪梅生着一张鹅蛋脸，容貌端庄，眉眼盈盈，尽是大家闺秀的气质。没人能猜到她是共产党员，还是上海总工会妇女部主任。尽管身居要职，但她年纪轻轻，刚刚结婚丈夫就牺牲了，自然生不出六岁的女儿。红儿的亲生父母是一对工人夫妇，为掩护党员而牺牲，留下这个孤女。唐雪梅收养了红儿，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一年前的动乱中，唐雪梅和红儿失散了，到处都找不到孩子的踪影。当党组织告诉她找到了孩子，正派人送往鼎香面馆，她欣喜若狂，晚饭也顾不得吃就赶来了。谁知一踏进接头的面馆，身后就响起了枪声。那一瞬间，唐雪梅暗自责备自己的疏忽。

这也不能怪她。这一年里，尽管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成了人人皆知的事情，但在共产党的合作政策之下，工会对蒋介石总司令始终保持着尊敬。前些天，蒋介石还专程到上海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锦旗……谁能料到他会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呢？

唐雪梅踩着同志们的鲜血，竭力使自己保持冷静。唐雪梅的子弹不多了，而且筋疲力尽，几次都差点被乱枪击中。这时一辆自行车沿路驶来。这车来得好快，瞬间就到了窗外，流氓们纷纷叫喊起来，显然受到了攻

击。会是谁呢？她忍不住侧着身子，向窗外望了一眼，顿时又急又喜。来的是李清风——她的未婚夫。李清风在齐家班学艺，武功高强，一手神鞭功夫出神入化。此时他一手把车，一手持枪，转眼撂倒了好几个流氓，趁乱冲进面馆里。

“清风！”唐雪梅高兴地唤了一声。“快撤！”两人在黑暗中跑出包围圈，把枪声、玻璃的碎裂声、阿芳的呼叫声统统甩在身后。混乱中，两人都没有发现，街边的屋檐下蜷缩着一个男子，怀中还搂着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便是红儿。和妈妈失散之后，她沿街乞讨，成了个小小叫花子。这时一个叔叔找到了她，说要把她送回妈妈身边。尽管妈妈早就说过，不要和陌生人走，但这位叔叔浓眉大眼，看起来不像坏人，何况他还能叫出妈妈的名字呢。

叔叔的名字是常墩子，要去的的地方是鼎香面馆。面馆看样子已经近了，红儿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常叔叔却一下握紧了自己的手。红儿慌忙抬头，只见几条黑影掠过不远处的树丛，向面馆的方向奔去。“别吭声。”常叔叔说着，拉着红儿绕过面馆，若无其事地往前走。这时，身后响起了枪声！红儿吓得一激灵，立刻明白了身后正在发生什么。常墩子感到红儿的手微微颤抖，心里全是冷汗，心里愧疚。雨渐渐大了，两人躲到路边的屋檐下。

板凳终于逃回杂耍班，气喘嘘嘘。“这么老半天，干吗去了？酒呢？”齐三鑫横了板凳一眼。“吃了枪子儿……”板凳指着酒壶上的枪眼。“枪子儿？”齐三鑫冷笑一声，“枪子儿得绕着咱走！”板凳心想这么小个酒壶咋就没绕过去呢，但他当然不敢说出来。他突然想起二师兄李清风，连忙跑到院子里找，果然人影不见，大师

兄常墩子也不在，板凳提着的心就放不下来了。

“上海滩要出大乱子！”齐三鑫不知何时走到院子里，对着板凳、小芸和几个徒弟叹了口气，“这些日子谁也不许出去，就呆在院子里练功吧。”夜渐渐深了，大伙都回房睡了。板凳坐在门墩上，眼巴巴望着外面的夜色，希望有人从外面回来。大师兄和二师兄，别是让人当成共党给抓来了吧……板凳睁开眼时天已大亮，自己还坐在门墩上，手脚酸麻，原来不知何时已经睡了一觉。他想起两个师兄，连忙跳起身来，往大路上张望。一望，却让他见到一张熟面孔……阿芳梳了头，换了衣裳，比昨夜更美了。板凳见她朝自己走来，感到后背阵阵凉意，现在他一点也不觉得阿芳是美女了，也完全不想看到她，只想从她的视线之内溜走。

“齐班主！”阿芳跨进门，理都不理板凳，冲着院子里倒立的齐三鑫叫道：“好歹也算帮会的人，怎么到了节骨眼上，当起缩头乌龟了？”“管得着吗？我又不归你使唤。”齐三鑫连眼皮都不抬一抬。阿芳脸色一沉，正要发作，一个手下从后边跑进门，向她低语几句。此人膀大腰圆，绰号“滚刀肉”，昨天的枪战他也有份。

“还真没想到！”阿芳叉起腰，似笑非笑地瞪着齐三鑫，“齐班主的徒弟常墩子居然是共党啊！”这一句起了作用。霎那间，叠罗汉的纷纷跌落；爬杆的掉了下来；有的摔碎了转碟；有的没接住空竹；有的踢飞了毽子。齐三鑫的女儿小芸顾不上自己丢出的飞刀，立刻跳起来嚷道：“不可能！”

头下脚上的齐三鑫也掉转过来：“芳姐，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啊，常墩子是我的徒弟，可他决不是共产党呀！”

前夫反悔，想和苏亦晴重归于好 ⑩



风为裳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场意外的灾祸突然降临幸福的家庭：5岁儿童翔翔因为姥爷疏忽从15楼坠落致死。一场家庭纠纷就此展开：翔翔的母亲苏亦晴割腕自杀未果，翔翔的奶奶准备大闹葬礼，一切的一切都被孩子的父亲何维在葬礼上的一番感人至深的誓言化解：我们永远是幸福的一家人、永远的吉祥三宝……走出苦难的良药是亲人的彼此扶持，却不想何维一纸诉状把苏亦晴及其家人告上法庭……一场孰是孰非的离婚大战下来，谁是真正的赢家呢？

[上期回顾]

苏亦晴接到公安局电话，说前夫何维嫖娼被抓，要她去保释。见到何维后，发现他很潦倒，而且他的父亲还患癌住院了。

都市情感

苏亦晴仿佛能理解何维现在的样子。先失去了儿子，又离了婚，父亲再遇到这样的病……

“苏亦晴，你不知道男人都是属鸵鸟的，翔翔走时，苏亦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用刀子割了手腕，你不知道那刀子就像是割在我的心上一样，可是……那段日子，我闭上眼睛就是翔翔的样子。人总是记恶不记善的，我一点点想起我们生活里的不如意……我讨厌你那张悲伤欲绝的脸，我觉得你是在演戏，是在害怕我怪罪你，怪罪你们苏家……”

“行了，何维，别说了，一切都过去了。我常常想，这也是我的命，命中注定我会有这样一场劫难，大概前半辈子我都活得太顺利了，顺风顺水，除了谈过一次恋爱，再没有过什么挫折……”面凉了。苏亦晴挥手又重新叫了两碗面。面热腾腾地上来，上面撒着点点葱花，也有炝锅的香味。

苏亦晴拿起筷子挑了几根吃进嘴里，那一刻，她决定原谅。这一年多，准确地说是距翔翔离世四百七十八天。苏亦晴每天都像在刀尖上走路，一度仇恨是苏亦晴活下去的动力，可是，带着仇恨活下去，太累了。

那晚，从小面馆里出来，空气清新，苏亦晴抬起头，看了看暗蓝色天空上宝石一样亮晶晶的星星。或者翔翔就变成了其中的一颗。她说：“何维，翔翔不会高兴我们这样活下去。为了翔翔，也为了……翔翔的爷爷，都别再那样伤害自己了！”何维点了点头，赶上来一步，轻轻地抱了抱苏亦晴。苏亦晴没有拒绝也没有接纳，双臂仍垂在身边。“我见过曹律师，他……人很好！”路的一侧苏亦朗的车子在一边按喇叭，苏亦晴说：“翔翔的爷爷……走时，告诉我一声！”说完，穿过街，进了苏亦朗的车。

翔翔生日那天，苏亦晴买了一些吃的去墓园看了看父母和翔翔，翔翔永

远地陪在了姥姥、姥爷身边，自己却仍在这世上奔波。出来时碰上何维。何维瘦得像根木棍安了个橡皮头。站在寒风里，苏亦晴问：“翔翔的爷爷……”“已经到最后了，恐怕熬不过这个年了！”

从墓园出来，苏亦晴坐上何维的车跟他去了医院。何维的嘴闭得紧紧的，许久，他说：“亦晴，你去看他，他会高兴的！当初我告了你们，他气得快半年没理我……他一直念着你的好！”亦晴也喜欢那个不大爱说话的老人，他总是默不作声地给亦晴一些关爱。知道她爱吃乡下的黏豆包，每次她回去，他都张罗着磨面，泡豆子，包包包。

在医院的走廊里见到马云凤，穿着一件旧棉袄，还是早两年苏亦晴买给她的。她正端着半盆水，额头上挤得一块一块紫痕，她从前也是这样，头疼，就自己挤挤。马云凤见到苏亦晴有些吃惊，很快目光落下来，说：“来啦！”苏亦晴接过她手里的水盆，三个人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里面的病房。

何国强虚弱地躺在床上，脸上像涂了一层蜡般，肿得皱纹都不见了。苏亦晴把水盆放在床头的桌子上，把毛巾放进去，拧了，轻轻地帮他擦脸、擦手。何国强睁开眼，直直地盯着苏亦晴，却不做反应。马云凤在一旁抹眼泪：“晴啊，你爸他不认人了！都三天水米没打牙了！”

苏亦晴握住前公公的手，那是一只农民的手，瘦骨嶙峋，青筋暴露。他哑哑呀呀地说些什么，马云凤凑过去听。何国强的手抬起来，叫何维。何维走过来，何国强的手指着苏亦晴，仍然想说什么，眼泪从眼角流出来。何维也在流眼泪，马云凤说：“晴啊，你爸是想你和小维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何维握住了苏亦晴的手，他说：“爸，爸，你放心，你放心……”苏亦晴把保温壶里的汤倒了一点，喂何国强，他居然喝了几口。高兴得马云凤

又直抹眼泪。

从病房里出来，苏亦晴把钱包里的钱都拿出来塞给马云凤，她说：“翔翔的爷爷想吃什么就给他买点什么，再不然，让何维告诉我，我做了送过来！”马云凤的膝头一软，跪在了走廊里，她说：“晴啊，我们何家对不起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念着何维也是想孩子犯了浑的分上，念在你们翔翔的父母分上，好好过吧！”

苏亦晴赶紧拉起马云凤，却怎么也拉不动，回身喊何维，何维抹着眼泪扶母亲起来。马云凤说：“晴，你答应妈，不然我不起来！”苏亦晴只好说：“妈，我会考虑的，我答应你，我会仔细考虑的！”

坐在何维的车里，气氛有些尴尬。何维说：“别介意，老人总是想法简单！”苏亦晴擦了一下脸，说：“我不会介意的！”苏亦晴有意让何维把车开到曹可非那里。何维脸色很难看，他说：“你跟他住一起了吗？”亦晴点了点头。

下车时，何维吞吞吐吐了好半天说：“苏亦晴，我爸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这样求你很过分……你能再来看看他吗？”苏亦晴点了点头，也许那一刻何维很脆弱，他转身把亦晴抱在怀里，眼泪流了下来，他说：“晴，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挽回你？”

背着何维，苏亦晴看到曹可非阴沉着一张脸，她推开何维。那晚，她怎么跟曹可非解释，曹可非始终都是那副表情。他说：“亦晴，你是不是还跟何维有感情？”亦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她说了何维让她给他父亲最后的安慰的话。曹可非又是未置可否的表情。亦晴想起了他追她时，没追到手时，她是守势，他是攻势。追到手了，她便是攻势，他是这种随便怎么样的表情了。难道一样的错误要犯两次吗？心往下沉。

这天苏亦晴约了亦朗吃饭。苏亦晴姐弟俩的卡座前面坐了两个中年

女人。苏亦晴看着面熟，不禁多看了两眼。她们的话一句半句落到苏亦晴的耳朵里。胖女人说：“现在的人压力多大啊，别看表面光鲜，内里不知道什么样呢！有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你知道吧？”胖女人贴着瘦女人的耳朵说了句什么，瘦女人“啊”了一声，说：“我听说很多让他办离婚案子的女人都喜欢上他了，怎么会……”

苏亦朗见苏亦晴愣神，也留意往身后瞅了瞅，他说：“那个人是爸他们医院的心理医生吴玉茹啊，从前你去做心理治疗时，她正好出去学习了。听说她很厉害的！”

胖女人继续八卦：“他没什么器质性的毛病，大概是心理上的。有案例是如果跟最初性冲动的人在一起，好的概率很大。但是，时过境迁，他都三十多了，上哪找初恋去啊？听说现在在欢场玩得开呢，不知道是怎么克服的……”

胖女人轻言软语的话像十吨炸药炸在了苏亦晴面前。苏亦晴觉得自己的世界再一次塌了下去。曹可非找到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无非是自己当成是“药引子”？

“姐，姐，你怎么了？”苏亦朗并没有听明白两个女人的说话内容，他只看到苏亦晴丢了魂一样。苏亦晴抓起包冲出饭馆。寒风入骨。那天苏亦晴风驰电掣回到曹可非那里，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一只大袋子里，拿起就走。刚刚到楼梯口，遇到曹可非。他刚从外面回来，心情不错，竟然哼着赵本山那部烂剧《乡村爱情》里的主题歌。见到拿着大包搬家一样的苏亦晴，愣了一下，问：“你去哪儿？”

苏亦晴本没想跟曹可非谈一谈的，这样遇到，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话挑明，省得纠缠。门重新被打开，苏亦晴跟在曹可非后面。欠着半边屁股坐在沙发上，曹可非替她把包提进来，门再次被关上。